

水溝之家

那隻狗什麼時候坐在那裡的，沒有人知道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工廠難得休息的日子，一台喘著氣的紅色喜美卻駛進工業區，沿著排水溝，往最裡頭的蠟燭工廠開過去。是吳涵子她們一家。她當老闆的爸媽想趁沒有員工和機器干擾時算清帳目。明天要開票給紙盒廠商，三點半前，不知道軋不軋得過來。

吳涵子遠遠就看到那隻狗了。直挺挺，一副家教良好的樣子，端坐在緊閉的鐵門前，沒有哈氣，也沒有眯眼，好像正等著主人接牠回去。車子停下來後，吳涵子迫不及待奔向那隻狗。她一直想要一隻可愛小狗，就像眼前這隻狗一樣，淡蜂蜜色的短毛，柔軟鬆垂的耳朵，隨時會溢出淚水的黑色眼睛。小狗抬頭看她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截短短的粉嫩舌頭。

媽媽走到小狗身後，掀起牠的尾巴，看了看牠的屁股。「母的。」

小狗身上的毛非常乾淨，幾乎沒有狗味，連淚溝都沒有，腳掌縫隙也只卡了一點點碎砂。若不是脖子上沒綁著象徵性的項圈，任誰都會認為牠是有人飼養的孩子。吳涵子試探地看了看媽媽的表情。不出所料，媽媽緊皺眉頭，正煩惱該用什麼方法把牠趕走。

「人家說『狗來富，貓來起大厝』，」在媽媽舉起手想驅趕小狗之際，爸爸突然開口，「這是好兆頭。」

「這隻狗一定是要帶財富來給我們。工廠一定會賺錢的。」爸爸堅定地看著媽媽，語氣有些激動地說。

媽媽嘆了口氣，搖搖頭，轉身把鐵門拉開，走進辦公室。爸爸還站在原地，看著對他微微搖尾的狗，深受感動地伸手拍拍牠的頭。吳涵子從爸爸濕潤的眼神知道，狗狗可以留下來了。

無論爸爸做什麼決定，媽媽永遠持反對意見，接手這間蠟燭工廠也是。吳涵子記得，爸爸有一天從汽車廠下班，脫掉公司制服，跟媽媽說，他國中同學的姊

姊之前開了一間工廠，不想做了，要找人去頂，他想去試試看，應該能賺得比現在領人薪水還多。媽媽轉身摔了一個碗，罵爸爸不要做夢了。

「你懂什麼蠟燭？」媽媽把抹布丟向爸爸，「你是學工的！」

那個週末，爸爸的同學帶他們去看工廠，他姊姊也來了，詳細地介紹鍋爐、接蠟管線、包裝區、儲貨倉庫，和整個生產線流程。繞了一圈後，大家站在工廠前的小廣場，爸爸的同學問媽媽：「大嫂，感覺安怎？」他姊姊湊過來，挽著媽媽的手，親密地幫腔：「頭家娘，公司誠穩定，免辛苦四界去找客戶；來往的廠商也誠老實，免煩惱有啥物意外，錢賺起來緊閣實在！」

爸爸傻傻地笑了笑，和另外兩人一起等著媽媽的回答。「隨便你。」媽媽輕描淡寫地說，嘴角卻隱隱上揚。吳涵子知道，媽媽很享受被別人叫頭家娘的虛榮。

其實，吳涵子自己也很喜歡當「頭家的团仔」。工廠的阿桑每次看到她出現，都會「阿涵仔」、「阿涵涵」地叫，廠長則是叫她「涵口」，說她如果有日文名字就是這樣念。有時候遇到附近工廠的年輕工人，他們還會對她吹口哨，或是發出低俗的笑聲。還有學期初的家庭狀況調查表，父親職業那一欄空格，從「上班族」改成「老闆」後，老師看吳涵子的眼神也開始湧現不同以往的關愛之情。再也沒有比被一群大人吹捧更愉悅的事。吳涵子喜歡當頭家团仔，喜歡工廠的一切。除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——上廁所之外。

這本來不是問題的。沒有室內廁所，她可以到工廠後面的草叢解放，大家都這麼做。但吳涵子的媽媽不能接受，因為那片草叢緊鄰著辦公室，她不想邊接電話邊聆聽短暫的雷雨聲，或是一回頭就看見窗外有人正掏出褲子裡的玩意兒。爸爸在工廠裡外繞了繞，找不到多餘的空間，決定請人在前面那條河上搭兩間廁所。

雖然說是河，其實只是一條異常寬且深、未加蓋的大排水溝，不知道從哪裡接過來，經過了哪些民家或工廠，也不知道會流往哪裡去。排水溝非常非常深，是摔下去鐵定會骨折或半身不遂的深度。吳涵子一度覺得，這條水溝是通往地獄的冥河。溝水的顏色每天都不一樣，有時是塑膠雨衣那種鮮豔的黃色，有時是芋頭牛奶色，有時又變成柏油泥濃濁的顏色，水面還會結著一片又一片七彩如虹的油網。唯一不變的，是宛如塑膠烤過的臭氣，在溝底匯集成一股低氣壓，隨著風和氣流四處散逸。

為了節省拉管線的麻煩，廁所沒有裝馬桶或其他設備，甚至連一盞小燈都沒有，直接從提防邊緣蓋出去，在地板那一面挖掉一個橢圓形的空缺，當作直通的便器。站進去，蹲下來，看著或聽見穢物激起水花，然後拍拍屁股離開。從旁邊看，簡陋的廁所等於是懸在水溝上的水泥間，一個用腳尖站立、動作僵硬的胖子，彷彿只要輕輕推一下，就有往溝裡墜落的可能。

排水溝的水量非常豐沛，即使是少雨的冬季，也從來不曾乾涸，常常會有各式各樣的物品漂流而過。洩氣的輪胎。結著龍眼的樹枝。腳踏車籃。吳涵子蹲在廁所裡，低頭看自己的尿液或糞便往下墜，碰巧砸中一個裝蛋糕的保麗龍盒。這是她在可怕的廁所中，好不容易發現的小小樂趣。

要不是等媽媽上廁所，吳涵子不會靠在提防邊，把玩印著速食店招牌的橡膠手環，更不會失手讓它掉進那條水溝河裡。撲通。手環載浮載沉，隨著陰鬱的水流越飄越遠。吳涵子沿著提防走，時而往下看手環是否被吞噬到溝底。她一路走，越走越不甘心。那不過是購餐的贈品，就算最後能撿起來，她也不敢再戴。但她還是想知道，除了她的手環，水溝裡那些有用無用的流棄物，最後會去哪裡。

過了馬路之後，地勢突然變低，路面和排水溝之間的落差消失，提防也不見了。吳涵子一時之間有點不能適應，本來離那麼遠的水溝，她以為和地獄一樣深的水溝，現在竟然和她平行。吳涵子回頭看，路口高聳得像山丘，遮住了走過的路，還有她的工廠。

越往下走，地面就越潮濕。溝水潑了上來。吳涵子的鞋底發出沉重的唧唧聲。在應該是排水溝流域的地方，突然出現一間用鐵皮搭建的小屋。鐵皮已經鏽蝕，露出粗糙的紅褐色表面，空氣中飄散著微腥的金屬微粒。屋角爬滿濕黏的苔，甚至長了兩三葉鮮豔的水菜。溝水時而拍擊單薄的鐵皮，時而漫進縫隙，又退了出來。看上去，這間鐵皮屋宛如一艘廢棄的破船，在失去功能的老舊港灣擱淺。

面向路這側的鐵皮，鑲了一道灰色的鋁門。門沒有關上，透出一道室內微暗的光。吳涵子遲疑地往前移動，這時門內走出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男孩子，臉髒髒的，沒有穿鞋，腳掌看起來是濕的。他身上飄著一股浸泡過油脂的氣味，並不

好聞。

男孩發現吳涵子，用和她同樣的疑惑神情注視她，不同的是，男孩隨即露出羞怯的微笑。當吳涵子終於意識到男孩的笑容所代表的善意，準備也揚起嘴角回應時，鐵皮屋裡傳來細弱的啜泣聲，彷彿稚嫩的幼獸在呼喚親族。她無法判斷那陣聲音究竟是小孩還是幼貓。

男孩再對吳涵子笑了一下，撿起一個東西，隨後走進鐵皮屋，關上門，留吳涵子一個人站在原地。吳涵子沒有聽見鋁門上鎖的聲音，她一直站著，等著，想著，然後望著這座船一樣的鐵皮屋。她忘了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。

吳涵子想起來了，她的手環。是看到講台上這位轉學生才想起來的。因為轉學生的左手手腕，正戴著吳涵子那個掉進水溝的橡膠手環。

當然也可能是複製品。畢竟只要點速食店的套餐，再加幾枚銅板，就能換到一模一樣的東西。轉學生步下講台，走入其中一條走道。經過身邊時，吳涵子故作自然地吸了一口氣。魚皮的味道。是同一個人。他就是那個住在排水溝上，鐵皮屋裡的男孩。

黑板上寫著「李俊湧」這個名字，同學開始「阿湧」、「湧哥」地叫。阿湧的膚色很深，但沒有偏棕紅，並不像莊稼人，而是一種說不出的黑，讓他看起來有股奇異的氣質。那時空氣很潮濕，時間又過於短暫，在鐵皮屋前，吳涵子並沒有清楚看見他的臉。現在才發現，阿湧臉頰上有一小塊一小塊不明顯的白斑，邊緣微微掀起毛屑。

下課後，吳涵子和同學簇擁著阿湧，聽他說自己在前一所學校是短跑冠軍、打躲避球百發百中。吳涵子的視線無法從阿湧的左手腕移開，忍不住開口問：「你的手環是哪裡來的？」

阿湧抬起頭，眼睛黑白分明，就像對棋的黑子白子，為他的臉增添了純真的氣氛。「我爸爸從美國買的，很酷對不對？」

「叭嘍啦！那明明是速食店的贈品，點一號餐薯條加大就有了。」一個同學立刻反駁。

「真的啦！真的是美國買的，我爸爸去美國買回來給我的。除了這個顏色，還有黃色、綠色、紅色，加起來就是王力宏啦！」

「你身上好臭！」班長突然捏住鼻子，用尖尖的聲音說。其他同學湊近阿湧身上聞了聞，也跟著騷動起來。吳涵子被往後退的同學撞了一下，不由得挺住雙腳，看著阿湧說：「你家住哪裡？」

阿湧再次把視線移向吳涵子，但很快就轉開目光。同學都等著阿湧的答案。他低頭竊笑，接著突然爆出刻意的笑聲。「哈哈！妳暗戀我喔？我才不要告訴妳我家在哪裡咧，妳晚上跑來找我怎麼辦！哎喲！我好害羞噢！」

上課鐘響了。吳涵子被急忙回座位的同學推擠出去，離阿湧越來越遠。油脂的臭氣隨距離變淡。她看著阿湧黝黑的眼睛，對於他是不是那個住在水溝上、友好的男孩，忽然感到一絲不確定。

吳涵子的視線一直追著阿湧，看他走入那條工廠方向的放學路隊，她想趁沒人注意時混進去，跟蹤阿湧回家。但是不行，今天媽媽會開車來接她，要去找開銀樓的阿姨借錢，明天的票差了十萬，不趕快湊足就要跳票了；還要拜訪工業區的大地主，問附近空廠的事。

爸爸的工廠生意沒有起色，賣不出去的蠟燭越積越多，原本堆貨的小空間不敷使用，逐漸侵占包裝區的走道。阿桑忍不住向廠長抱怨，有時候膝蓋會撞到貨，或者沒辦法彎身下去撿掉在地上的包裝緞帶，肚子會被擋住的紙箱磨得很痛。爸爸不得已問了隔壁的製鞋工廠，附近有沒有租金便宜的倉庫在招租，問到了一個工業區的大地主。聽說排水溝下游那一帶的地，都是他的。

聽起來，大地主的地離蠟燭工廠似乎有一段距離。吳涵子在旁邊吸著地主太太請的果凍條，盡可能表現得天真可愛，像媽媽進門前叮嚀的那樣，要讓對方覺得這對母女的背景很單純，而且經濟上真的有很大的困難。大地主看起來是個慈

善的老好人，不管媽媽說什麼，總是微笑以對，還會適時地點點頭。吳涵子從媽媽感激的表情和帶有些許哭腔的語調知道，她們問到了遠低於預期的租金。

最近冒出越來越多債務主，打電話、寄存證信函，或是直接上門，說公司積欠他們貨款，要爸爸快點還錢。媽媽懷疑，這間工廠一開始就是一場騙局，爸爸被同學和姊姊聯手給設計了，曾私下要吳涵子打電話到那個同學家，打算接通後自己再接手問個清楚。但無論吳涵子凌晨被媽媽挖起來，或是下午在學校的公共電話撥號，電話另一頭總是只有嘟嘟空蕩的回覆。

「一定是跑路，抓妳爸爸當替死鬼！」媽媽的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，摔碗盤的頻率也變高，即使面對狗狗惹人憐愛的笑容，說出口的只有火爆的氣話。「什麼狗來富？還取旺財那麼俗的名字，又沒有真的旺財！」

吳涵子也不喜歡旺財這個名字，太俗、太老氣了，決定偷偷叫牠維尼。維尼似乎感受得到吳涵子的善意，只有在聽見這個名字才會抖動耳朵，緩緩地搖幾下尾巴。

或許因為維尼沒有旺財，過不了多久，爸爸便不再重視牠的存在。以前上班拉開鐵門前，還會摸三下維尼的頭，口中喃喃念道「旺財、旺財」，甚至把新買的紅色項圈拿去廟裡過火，舀拜過的香灰回來加進水盆讓維尼喝。但現在爸爸看到維尼只會嘆氣，中午也不會替維尼多訂一個便當，或多留一塊排骨肉。媽媽除了把吃剩的飯菜和骨頭倒進鋼碗裡，也是嘆氣，轉身就走了。

「母狗有啥物路用，只會乎人欺負而已。」工廠的阿桑總是這麼說。吳涵子發現，維尼的屁股附近有一圈毛禿了，露出櫻花色的皮膚，身上的毛越來越粗糙扎手，嘴角有時垂著黏糊的口水，還會突然神經質地狂吠。剛來時蓬鬆可愛的模樣，在維尼喪氣的眼神中，漸漸找不到相似之處。

二廠的事沒多久就敲定了。媽媽提議讓維尼到二廠去看守，省下多雇一名員工的開銷。貨物搬運完成後，爸爸開車把維尼的水盆、鋼碗、鋪在地上的舊衣載過去，吳涵子則牽著維尼，和媽媽沿著排水溝走。

「這到底是哪一家工廠的廢水啊？」對於這條排水溝的存在，接納周遭工廠有用無用的廢棄品、吞下所有員工排泄的穢物，照理說應該早就習慣了，但媽媽還是皺著眉頭，一臉嫌惡的模樣。「真噁心。」

吳涵子踮起腳尖往下看，維尼也興致勃勃地想把前腳搭上提防，可惜牠的身體不夠長，雙掌不斷滑下去。連續徒勞了幾回，終於放棄。今天的水溝是咳嗽藥水的顏色。水面不斷飄起暖烘烘的蒸氣，味道比平時更讓人作嘔。吳涵子乾嘔了幾聲，眼角擠出幾滴眼淚，趕緊從提防跑開。在路口等著來往的車陣時，她想起了住在水溝上的阿湧。

她還不知道二廠在哪裡。跟著媽媽走下斜坡，那間鐵皮屋像水彩暈染一樣慢慢出現在眼前。先是屋頂、輪廓，煞有介事的採光窗格和鋁門，接著是嚴重的鐵皮鏽色。空氣一樣潮濕。地面有幾灘積水。溝水嘩嘩嘩拍打著鐵皮。小屋斜對面停著爸爸的車，後方是一大間嶄新的倉庫。原來二廠就在鐵皮屋的斜向方。在吳涵子隱約的印象中，上次來，還沒有這個青澀的巨人。

「貨都有墊高嗎？」媽媽走進二廠檢視，爸爸隨後步入。吳涵子仰頭看乾淨明亮的建築，有新鐵皮獨特的涼涼的氣味，室內的日光燈管慘白得刺眼。她把維尼拴在鐵捲門旁的鐵鉤，聽見背後傳來一記微弱且稚嫩的女聲：「狗狗。」

吳涵子回頭看，一對小兄妹泡在水溝裡，拿著鋁盆往溝底打撈。鐵皮屋的陰影吞噬了他們。她側過身體，讓二廠的日光燈照出來。是阿湧。他短褲下的兩隻腳深深埋進水溝，從水裡摸出一個豔麗的寶物。「是鞋帶耶！」他迫不及待地左右翻看，「剛好兩條綁在一起，太好了！」

「哥哥，有狗狗。」阿湧順著妹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正巧和吳涵子的視線接上。兩人都愣住了。吳涵子不知道該笑、別開頭，還是往前走一步，問他們在做什麼。她的身體僵硬，腦袋像被灌了水泥。

這時，阿湧露出熟悉的羞赧笑容。他又是那個打破僵局的人。吳涵子的封印被解開。她要回應，這次要回應才行。她努力揚起嘴角，但是面部肌肉卻不受控制。她不知道自己現在究竟是什麼表情。如果有鏡子，她一定認不得自己的臉。

「涵子，快點上車！我們要回去了。」媽媽從二廠走出來，嚴厲地吼她。爸爸把維尼趕進去，叫牠要好好看顧二廠，接著關上鐵捲門，讓青澀的巨人進入睡

眠。

阿湧低下頭，繼續用鋁盆在溝底翻找其他物品。他妹妹睜大雙眼，直直盯著吳涵子一家人。爸媽面無表情地上車、發動引擎。吳涵子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阿湧。直到車子爬過路口，後車窗再也看不見鐵皮屋，吳涵子才用自己聽了也不認識、乾燥的聲音說：「他是我們班同學。」

「那個臉長癩的男孩？」媽媽把車窗關上，一面用手揮著口鼻附近，彷彿臭味仍陰魂不散。「看起來髒死了。」

廠長推開廁所門，走下階梯，在門口停頓了幾秒。「涵口，不臭喔？」他尷尬地對吳涵子苦笑，「妳已經靠在水溝邊一下午了。」

好幾個阿桑也接連向吳涵子求情：「阿涵涵仔，拜託妳好否？妳嚟攞看啊！妳最近逐日攞站佇遮，害我屎尿攞放袂出來了啦！」

吳涵子的臉頰潮紅了起來。她沒意識到自己在提防邊站了多久，看了水溝多久，徑自沉迷在這條大家巴不得躲得遠遠的排水溝，發覺裡頭偶爾出現、令人驚喜、隱隱發光的璞玉，譬如機器模型，淑女傘，工人手套，摩托車後視鏡……。剛剛她還看到一顆髒兮兮的高麗菜，不知道阿湧會不會用鋁盆舀起來？

昨天課堂上，阿湧又被老師處罰了。他的英文作業簿好像泡過水一樣，濕答答的，一直滴水，還有一股惡臭。裡面有一道要用色筆標記重音的習題，除了褐色帶毛邊的水漬外，一片空白。

「我昨天邊寫作業邊喝可樂，那種大罐的可口可樂，寶特瓶裝的，不小心打翻，灑到作業簿，汽泡就把顏色吃掉了。真的，我本來有寫，是被汽泡弄不見的！」

阿湧向老師辯解。幾個調皮的同學聽了哈哈大笑。老師舉起塑膠尺毒打阿湧一頓，「功課沒寫還敢說謊！」尺條殘酷地落在阿湧的手心、背部和屁股，「作業沒寫，每次考試都零分，家長不簽聯絡簿，還給我說謊說個沒完！」老師把阿湧踹出教室外，大吼「垃圾！」作勢要再補一拳，叫他滾遠一點，不要再進來上課

了。

自從轉學到班上，阿湧幾乎天天被揍。雖然老師以前也會處罰同學，打手心或罰站之類，但不曾像揍布娃娃那樣動手。最近老師越打越兇，已經接近暴力，狠勁宛如香港電影火拚的黑幫份子，只是阿湧不能還擊。

或許阿湧沒有題目要求的文具。吳涵子在心裡暗自決定，要將自己鉛筆盒裡的香水色筆送給阿湧，可是下課後，老師的辱罵開始在班上發酵。

「李俊湧，你身上真的很臭耶！」班長故意提高音調。其他同學圍繞阿湧，一邊拍手，一邊像歡呼一樣「垃圾人！垃圾人！」有節奏地喊叫。

「垃圾人！垃圾人！愛說謊的垃圾人！」

「垃圾人！又髒又臭垃圾人！」

旁邊的女同學皺起臉，氣呼呼地說：「垃圾人，跟你坐真的很衰耶！你過去一點啦！」

「垃圾人！」的罵聲一直持續。阿湧起身想推開惡意的同學，大家一哄而散，隨後又聚集在講台上，之後是窗台，走廊花圃，佈告欄，又回到阿湧的座位。教室裡到處是鬧哄哄的回音。上課鐘響。老師進來了，打鬧的同學紛紛回座。阿湧撿起散了一地的課本，一冊一冊收回書包。幾乎每一本書的邊角都因潮化而發軟，有的上面還踩過黑色的鞋印。

老師沒有開口，用手指比了門外，要阿湧繼續到走廊罰站。吳涵子把香水色筆放回鉛筆盒，蓋上盒蓋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竟為自己友善的念頭感到面紅耳赤。

吳涵子靈光一閃。她轉身跑進工廠辦公室，只有媽媽一個人，正一面講電話，一面對著電腦打字。從關鍵字聽起來是客戶。媽媽拖長尾音，時不時就笑出聲，看來應該是好結果。

爸爸最近勤跑外縣市，去香火鼎盛的大廟、佛具行，或是禮儀用品店，拿蠟燭給他們試用。媽媽說工廠的蠟燭品質不錯，損耗率比其他工廠少；火苗穩定度

高，燒起來又旺又好看；燃出的煙是白色的，還帶有淡淡香氣；就算久放蠟身表面也不會出油，只是公司名聲不夠響亮而已，要爸爸走出辦公室，向各方潛在的客源努力開拓。二廠的貨因此銷售了不少。爸爸每天晚上回工廠，看到媽媽打出的一張張訂單，開心地說：「旺財去守二廠後，真的開始旺財了耶！」

吳涵子從媽媽桌上的筆筒抽出一支橘色螢光筆，正打算步出辦公室，又像想到什麼似的折返回來，用嘴型問媽媽：「我可以去二廠看狗狗嗎？」

媽媽皺起眉頭，揮揮手打發吳涵子。她迫不及待地跑出去，站在提防前，把螢光筆丟進排水溝裡，想讓它流到那間鐵皮屋，幻想阿湧會打撈起來。

「哎喲！是啥人啊？放個尿也欲佢人嚇驚！阿涵仔？要佢我驚死噢！」

其中一間廁所傳來阿桑的驚叫。吳涵子尷尬地敲敲門，「歹勢啦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」之後便朝二廠的方向跳步過去。她偶爾會靠近提防，往下看有沒有螢光筆的蹤跡。筆太輕了，融進污濁的溝水中。今天是燒焦的土褐色，有硫酸的味道。吳涵子發現，自己對臭味的忍耐度好像變高了。

鐵皮屋一如往常年老潮濕。屋角的苔好像又往上蔓延了一些。視線再遠一點是二廠。淡淡的綠色，很新。吳涵子有點緊張。不知道阿湧從水溝裡舀起筆了沒？她緩緩走近，鞋底的踩水聲比她的心跳還響亮。門沒關。金屬碰撞的細碎聲音傳了出來。她試探性地往屋內望。等適應了光線強度，吳涵子的眼底慢慢浮現一個女人的剪影。

那個女人坐在果凍色、洗澡用的塑膠小凳子上。曲起腿，微微拱背，頭髮高束，頂上仍翹起不少蜷曲的短毛。女人停下手邊的動作，抬起頭，轉過來看吳涵子。

她和阿湧一樣有很黑很亮的眼睛。眼皮摺痕深刻。黝粗的眉毛到尾端就變細了。嘴唇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屬嘴唇，上瓣和下瓣都非常厚實，像飽滿的肉條，互不相讓地疊在一起。這個女人和阿湧有著相似的輪廓，相同的糙米般的深膚色，說不上漂亮或難看，就是很不一樣，和吳涵子看過的所有大人都不一樣。她應該是阿湧的媽媽吧，吳涵子心想。

女人低下頭，繼續拿起零件組裝。地上有一包水龍頭管身，螺絲釘，螺絲桿，

花瓣形的旋轉把手，和黑色圓形塑膠墊片。她先把墊片放進水龍頭管身，再插入螺絲桿，將旋轉把手對準桿頭套入，最後鎖上螺絲釘固定。有時墊片沒有放平，她會拿起鑷子，往管身壓一壓。完成後，放進旁邊一個更大的塑膠袋裡。袋子裝了將近三分之一滿。但吳涵子知道，就算全部做完，這一袋成品也不到兩百塊錢。這是家庭代工，附近工廠發包出來的作業，一個才幾毛錢而已。工廠有的阿桑家裡也在做，下班後就是她們的交取貨時間。

女人沒有戴手套，手指被金屬磨得乾澀，指輪開始發白。吳涵子凝望了一陣子，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不禮貌，開口打破沉默：「我是阿湧的同學。」

她又抬頭看了一下吳涵子，隨後低下頭繼續工作。沒有笑。沒有招呼。只有水流沖刷鐵皮，啞啞啞啞的聲音在四周迴盪。

吳涵子的視線越過阿湧的媽媽，往屋裡看去。這是她第一次細看鐵皮屋內部。左手邊有一架古老的電視機，放在一張表面印著注音的折疊桌上。牆上突出的鐵釘掛著時鐘，塑膠外罩有個被擊中、蜘蛛網般的破口。屋裡最深處放了好幾捆生鏽的鐵條。幾支扳手、鎚子。亂堆的衣服。看起來都是撿來的。沒有隔間。沒有沙發。沒有床。沒有稱得上家具的物品。單薄的鐵皮地板感受得到水溝強勁的沖刷力道，一震一震。電視機也跟著震動。整間屋子似乎隨時都在搖晃。

阿湧一直沒有出現。他的妹妹也不在，不知道去了哪裡。吳涵子尷尬地站在原地。阿湧的媽媽依舊埋頭組裝水龍頭。時間好像停下來，又好像過了一輩子。吳涵子的雙腳彷彿變成深深抓住土層的樹根。她盡量不著痕跡，卻十分僵硬地拔起腳掌，轉身離開鐵皮屋。一點一點，拖著鉛重的腳步，極其緩慢地走向斜對面的二廠。

聽見陌生的腳步靠近，維尼隔著鐵捲門小聲低吼。「維尼。」熟悉的聲音穿透。維尼認出牠的小主人吳涵子，立刻委屈得哭了起來。「維尼。」吳涵子又喚了一聲，把手搭上凹凸的門片，這才想起，她忘了帶鐵捲門的遙控器。

任憑維尼的哀嚎越鳴越悲苦，引起扛鋼管經過的工人側目，她也只能蹲下來，撫摸冰冷粗糙的鐵皮，「好乖、好乖」地哄著，分不清究竟是安慰維尼，還是安慰自己。

晚上七點，月亮出來了，卻被工廠通明的燈火蓋過華光。爸爸在小廣場熄掉引擎，走下車，先繞進工廠問候晚班的工人，才走回辦公室。打單機吐出一張又一張訂單。媽媽繼續對著電腦輸入數字。吳涵子接過爸爸手中熱騰騰的紙袋，裡面是義大利麵、薯泥和最近廣告打很兇的披薩。

「瑤慈宮說要跟我們訂蠟燭，他們下週開始要辦為期一週的消災法會。」爸爸興奮地宣布這筆大生意。瑤慈宮總共要雙色旺來二十五箱、蓮花三十五箱、小號的玻璃葫蘆二十箱，和特大號燭柱十對。下星期交貨後，立刻會有二十萬元進帳。再加上幾間廟近期的廟慶和祈福活動，月底前工廠會湧入將近一百萬的營收。一百萬。這是吳涵子想像不到的數字。媽媽也是，她笑得嘴巴都張開了。

這陣子，媽媽不用每天匆匆忙忙趕三點半，也不需要帶著吳涵子四處去找親戚借錢，或者為了赤字的帳務扯頭髮、摔碗盤。媽媽沒有時間上百貨公司添購相稱的新衣，去美容院梳整造型，但別人叫她頭家娘，她回應的態度變得從容自然，儼然成為一個熟練、會做生意、真正賺錢的老闆娘。媽媽建議爸爸，二廠可以拉幾條管路，把工廠一些生產線移過去，或者搬去更大的廠房，省得兩頭奔波。

「對了，涵子，」媽媽突然轉過頭來，對挑起披薩上的培根單獨吃的吳涵子說：「以後不准妳再單獨去二廠。」

「妳那個同學家裡有問題。那間鐵皮屋原本是堆鐵架的倉庫，工廠撤租沒多久，他們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，隨便跑進去住，也沒付租金，大地主說他怎麼趕都趕不走。這樣是侵占罪，是犯法，要抓去關的。那女的好像也有身分上的問題，聽說老公跑路還詐騙集團之類的吧。總之，附近電鍍工廠的老闆已經通報警察了，他們隨時會去抓人。」

吳涵子愣住了。潮濕惡臭的鐵皮屋。積著水、家徒四壁的窮酸破船。一個女人曲腿拱背，做著自己用不上也賺不了幾個錢的水龍頭。老是泡在臭水溝裡打撈棄物的髒孩子。吳涵子突然湧起一股想哭的衝動。他們不是壞人。不是。阿湧的媽媽做代工做得指輪都發白，阿湧也只是愛說謊而已。老師已經處罰過他，沒必要再抓去關。

但吳涵子說不出口。爸媽情緒高昂地討論出貨日期，她徑自掉入一層又一層

的沮喪之中。吳涵子咬了咬嘴唇，只能鼓勵自己張開口，把淚水、鼻涕和委屈，跟著整片披薩一口吞下去。

教室外的天空像一塊髒抹布。雲跑得很快，一下子就吃掉了太陽。樹枝被風搔得沙沙作響。剛才掃過的紙屑、砂土和灰塵在角落捲起小旋風，隨著氣流四處翻飛。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暴雨前濕涼的味道。

老師說颱風要來了，明天會停課，叫大家放學前記得關好門窗。同學興奮地在玻璃貼上 X 型膠帶，把抹布和報紙塞進窗台縫隙，萬一狂風暴雨，水才不會灌進來。意想不到的颱風假，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不勞而獲的清爽神情。可是突然有個同學哭著說，他的墊板不見了，是鋼彈超人的限量墊板，春假去日本買回來的。

同學圍了過去。其中一人發難：「一定是垃圾人偷的！他每次都愛摸別人的東西，而且他沒有墊板。」

幾個男生架住阿湧，翻倒他的書包。裡頭掉出了一塊塑膠板，就是那個失竊的鋼彈超人。

「我哪有偷！它本來掉在地上，我以為沒人的，才撿起來啊！」阿湧辯解，烏黑的眼珠蒙上一層薄薄的霧氣。

同學彷彿終於咬住羊脖子的狼，指著阿湧罵「騙子！小偷！扒手！」越來越多人蜂擁而上，「垃圾人」、「不要臉」、「手腳不乾淨」的罵聲此起彼落。吳涵子站在旁邊，看了看那塊墊板，又看看阿湧有些心虛卻故作掏耳朵的痞樣，忽然想起媽媽說的話。

「他會被抓去關。」一開始，吳涵子的音量有點微弱，但同學還是注意到了，紛紛轉過頭來看她，期待她說出更多不堪的事。

「他們家隨便侵占別人的房子，沒有付房租，爸媽還被通緝，最近警察就會抓人了。他會被抓去關。」

吳涵子一股腦地說出媽媽告訴她的那些。教室的氣氛瞬間凝結下來。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盯著吳涵子。包括阿湧。他的眼睛閃過驚訝、憤怒、羞愧、措手不及、不甘、恨。複雜的情緒越燒越烈。

同學得到意料之外、令人竊喜的新資訊，開始理直氣壯地大聲辱罵。「通緝犯！」、「把你抓去關！」、「你要坐牢！」吳涵子給了大家新的詞彙，沒有人願意留情或示弱，拚命爆出更難聽、更傷人的指責。彷彿這是一場比賽，誰都不想輸。

謾罵從四面八方包圍而來。阿湧再也忍不住，猛然向吳涵子衝過去。但擋在他前面的人太多了，他只好拚命推擠、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前方所有人。窗外的天空有種水氣鬱積的沉重。他的臉滴滴答答，早一步下起雨來。

吳涵子後悔了。看見阿湧的淚水，她立刻就後悔揭露他的祕密。放學後，她脫離原本的路隊，小跑步追上阿湧。

「你媽媽……你媽媽的膚色很像糙米。」開口之後，她又後悔了。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說這個。明明想示好，說出來卻是無關緊要的事。「你知道糙米嗎？」

她的水壺在上下晃動的書包裡叮噹作響。阿湧沒有答話，徑自走進工業區的產業道路。吳涵子一直以兩步的距離跟在阿湧身後。她越走越焦急，想再說點什麼，阿湧突然回頭對她大吼。

「尙妳媽啦！」阿湧狠狠瞪著吳涵子。「尙妳媽！」罵完之後，他轉身拔腿狂奔，直往鐵皮屋跑回去。

吳涵子呆站在路口，向下看著比往常還濕的路面。積水了。水溝洶湧得溢出汛道，甚至在應該是路的地方匯流成一條小小的河。養樂多空瓶沖上岸來，繞過鐵皮屋，往低窪處流去。狂風灌進鐵皮縫隙，發出讓人頭皮發麻的尖銳哭聲。吳涵子有種奇異的感覺。這間鐵皮屋，阿湧的家，看起來就像一艘孤立無援的破船，隨時會腐朽、下沉，或往更危險、更不祥的方向漂走。

她不知道該怎麼辦。這種做錯事的感覺讓她很愧疚。吳涵子低著頭，沒注意

紅色喜美開過她身邊。「涵子，妳怎麼沒走回家？」媽媽降下車窗問。今晚提早完成產線作業，工廠不加班了。

「要不要也把旺財帶回家？」吳涵子坐上車後，爸爸這樣問媽媽。

「不用吧，」媽媽側著頭看窗外的天空。雲更重了。雷在後頭悶悶地響，隨時都可能衝破雲牆，倒下傾盆大雨。「頂多下下雨而已，颱風不就這樣嗎？」

「也對，旺財待在二廠才會旺財。牠還要幫我們顧貨呢。明天颱風假，後天一早就叫貨運出貨。」

吳涵子回頭，隱約看見一個很像阿湧的人影從鐵皮屋走出來，還有他的小妹妹。她擠到另一側的座位。後座車窗被爸爸鎖住了。她還來不及看清楚，車子便疾速往前駛，一下子就把工業區遠遠拋在後頭。

颱風真的放了一天假。雨勢比新聞預期得更激烈，光聽打在玻璃上的雨聲，皮膚就會隱隱作痛。吳涵子眼睜睜看著紗窗被暴風捲走，鄰居的花盆像鬼魅一樣飛過去。整個晚上不時有招牌砸落、棚架倒塌的巨響。她躲在被窩裡睡不著。不知道阿湧他們家該怎麼辦。發狂的風雨，鐵皮屋會不會被吹走？

隔天新聞放送各區災情，她才知道二廠淹水了。排水溝來不及宣泄暴雨，全部沖上路面，淹進下游低窪的廠房。她們一家急急忙忙趕到二廠。車開不進去，爸媽捲起褲管，戰戰兢兢地走下坡。大地主早就在那裡了，和幾個工廠老闆對著廠區指指點點。吳涵子看見水面上漂著拖鞋、紙錢、散掉的糞便，深吸一口氣，跟著走進水裡。

爸爸按下鐵捲門開關。遙控感應壞了。他用一根長長的鐵鉤把門拉起來，廠內的積水立刻從開口傾瀉而出。維尼被水流沖了出來，看到熟悉的主人，不禁又委屈地嗚嗚哭泣。一邊哭，手腳一邊划得更賣力，逆向游回他們身邊。

爸媽緊張地走進二廠。還好，他們早就用三層木板把貨墊高。在剛搬進二廠那時，媽媽目測地勢決定的。只有壓在最下面的貨，紙箱底部吸了一點濕氣而已，

再重新包裝就好。媽媽鬆了一口氣。爸爸拍拍維尼的頭，感動地看著牠，就像第一次遇見時那樣。「旺財啊，幸好有你幫我們守住錢財。」

鐵皮屋還在那裡。沒有被沖走，外觀上也沒有什麼損壞。吳涵子走過去。鋁門關著。她輕輕敲門。沒有回應。她伸手握住門把，緩緩轉動，推開門。積水從室內退了出來，又被路面的積水反推回去。不見了。電視機、折疊桌、破掉的鐘、那堆衣服，還有阿湧他們一家，通通不見了。

「他們走了，嘸知何時走的，我透早來就無看著人了。」大地主走到吳涵子身邊說。「他們擱佇門後壁面夾了幾百塊，用紅包包起來，嘸知是不是欲給我。」他泛起憂愁又溫暖的微笑，「唉，也是一家甘苦人啦。」

有個盆子隨水波漂浮，輕輕撞到了吳涵子的小腿。她彎腰撿起來。是阿湧打撈溝裡寶物的鋁盆。盆底凹凸不平，烤漆也斑駁掉落。淺淺的水漬裡，好像有微弱的小魚苗，或是什麼昆蟲的幼體在顫抖。

日光終於掙脫了雲牆，灑向水溝，低窪的工廠，和整座工業區。大家開始拿畚箕清理穢物和淤泥。吳涵子將鋁盆輕輕放回水面。它載著小小的生命緩緩漂移，越過鐵皮屋，越漂越遠，流向看不見盡頭的下游。

阿湧走了，她還來不及向他好好道歉。吳涵子心中有一點遺憾，但更多的是明亮的感受。她眯起眼，看著這條川流不息的排水溝。縱使充滿棄物，縱使臭氣沖天，縱使是一條污穢不堪的垃圾河，只要有太陽和煦的照耀，水溝一樣也會閃著光輝炫目、令人屏息駐足的粼粼波光。